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十九

宋 陳淳 撰

講義易

原畫

伏羲作易根原備見於先天一圖世傳是圖出於邵康節以爲得之陳希夷穆伯長而來而其實固已具於繫辭傳易有太極章及説卦傳天地定位章矣蓋昔者伏

羲仰觀俯察灼見夫隂陽二氣錯綜流行生生而不窮於是作書以配之而名之曰易取其有交易變易之義今按繫辭傳攷之所謂太極云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蓋兆於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立於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也自其始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隂也以隂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隂而爲一畫者二是謂太極生兩儀其位則陽先而隂後

其數則陽一而陰二於兩儀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兩儀生四象太陽位乎一而含數九以奇圓一而圍三三各一奇參天而爲三本體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乃三其圍三而得之也少陰位乎二而含數八以耦方一而圍四四合二耦兩地而爲二本體一畫耦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乃一其圍四兩其圍三而得之也少陽位乎三而含數七以本體一畫奇一畫耦通所從生位一耦乃一其圍三兩其圍四而得之

也太陰位乎四而含數六以本體二畫耦通所從生位一偶乃三其圍四而得之也於四象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八卦之名立是謂四象生八卦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謂之經卦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者十六是八卦復爲太極而復生兩儀於四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者三十二是八卦之兩儀復生四象於五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耦而爲

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是八卦之四象復生八卦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謂之重卦是於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上復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循序而重加之也故始自重乾以及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則爲乾一之所生次自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八卦則爲兌二之所生次自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八卦則爲離三之所生次自無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八卦

則爲震四之所生次自姤大過鼎恒巽井蠱升八卦則爲巽五之所生次自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八卦則爲坎六之所生次自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八卦則爲艮七之所生次自否萃晉豫觀比剥以終於重坤則爲坤八之所生次第相承條理不紊由本而榦由榦而枝皆其勢之所自然而不容已特假聖人之手以畫之而非人力所能安排布置者自八卦之立即具六十四卦而非八卦之後旋生六十四卦也自六十四卦之成即是

八卦而非六十四卦之外復有八卦也就中平分之爲兩截而按說卦對待之位相接爲圓圖則虛中者爲太極自內而外第一畫分爲兩儀則陽儀居左陰儀居右第二畫分爲四象則太陽居左之前少陰居左之後少陽居右之前太陰居右之後第三畫分爲八卦則乾一兌二居左之前離三震四居左之後巽五坎六居右之前艮七坤八居右之後第四畫至第六畫則八卦乘八卦而六十四卦整整成列在乾一位之中內之八乾實

不離乎一乾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乾復居乾一位之一在兌二位之中内之八兌實不離乎一兌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兌復居兌二位之二在離三位之中内之八離實不離乎一離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坤而重離復居離三位之三在震四位之中内之八震實不離乎一震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震復居震四位之四在巽五位之中内之八巽實不離乎一巽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

悔而重巽復居巽五位之五在坎六位之中內之八坎實不離乎一坎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坎復居坎六位之六在艮七位之中內之八艮實不離乎一艮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艮復居艮七位之七在坤八位之中內之八坤實不離乎一坤而爲貞外自乾一至坤八爲悔而重坤復居坤八位之八缺

第一畫則一陰一陽相間第二畫則二陰二陽相間第三畫則四陰四陽相間第四畫則八陰八陽相

間第五畫則十六陰十六陽相間第六畫則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相間統而言之則左者皆爲陽右者皆爲陰而各有界分故自復至乾凡百一十二陽而又有八十陰者陽中之陰也自姤至坤凡百一十二陰而又有八十陽者陰中之陽也迭而言之則陽往交陰陰往交陽而互爲其根故陽在陽中陽順行陽在陰中則逆行陰在陰中陰順行陰在陽中則逆行即卦氣流行之序而言之則復居子半以應冬至一陽之生積而二陽臨三

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至乾居午半而爲六陽之極陽爲陰之父故乾父又生長女而爲姤焉姤居午半以應夏至一陰之生積而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至坤盡子半而爲六陰之極陰爲陽之母故坤母又孕長男而爲復焉離則盡夘中以應春分坎則盡酉中以應秋分即卦一定之分而言之則乾居南坤居北以應天地闔闢而辨上下之位是謂天地定位離居東坎居西以應日月出入而列左右之門是謂水火不相射艮居

西北兌居東南以應山高西北澤傾東南是謂山澤通氣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以應雷啓羣蟄風養萬物是謂雷風相薄無非與造化自然之易相脗合於以教民占筮揲蓍布卦以斷吉凶每一卦之中其變又各六十四蓋有變易無窮之用也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而妙開物成務之道也

原辭

伏羲之易本無文字始於乾而終於坤每卦惟有六畫

而已蓋是時太朴未散世質民淳凡有動作莫識是非利害因即陰陽逆順消息之大分而示之使占者於是玩焉以決吉凶而不至於迷茫爾是乃首闢渾淪其爲旨蓋甚坦易明直而非有淵微玄妙之意也降及中古民僞日滋易道微矣文王於羑里中爲斯世患乃取伏羲之易而衍之既改八卦之位以乾居西北坤居西南退處不用之地而任六子以爲天地用離居南坎居北震居東兌居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所謂帝出乎震齊

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謂後天之學又缺六十四卦缺於乾坤缺既濟未濟若今所傳缺

然已非伏羲之舊矣周公繼缺分别爻義而繫之爻辭以斷六爻之吉凶若初九潛龍勿用之類是也隨事丁寧始爲纖悉缺占法缺加密矣以文字始著於

文王周公因謂之周易又以簡帙重大分爲上下經兩篇上經止坎離而下經首咸恒條理昭晣已如星日迨周之衰淫于術數而易道復不明矣孔子乃黜八索而作十翼以賛之曰彖上傳曰彖下傳所以釋文王所繫彖上下經爻之辭若大哉乾元以下等是也曰象上傳曰象下傳所以釋伏羲卦之上下兩象若天行健等類及周公所繫兩象六爻之辭若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等類是也曰繫辭上傳曰繫辭下傳所以述文王周公所

繫卦爻辭之傳而通論一經之大體上自天尊地卑以下自八卦成列以下是也曰文言傳所以申言乾坤彖象之旨而爲諸卦之例若元者善之長以下是也曰說卦傳所以詳其所未盡之意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以下是也曰序卦傳所以序其先後若有天地然後萬物盈焉以下是也曰雜卦傳所以錯雜而言之若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下是也是十篇者亦無非推廣圖象卦爻之藴以著明羲文周公之法然

專以理義發明占意使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求免於凶咎校之羲文周公之舊雖其為言縱橫反覆窮深極微與初旨已大相異而其所以為理則實不越乎圖象卦爻之中而非從外得實不離乎天道人事之常而非可以詭異過求也自秦以來書幸全於遺燼道則晦而不章卑者泥於窮象數而穿鑿附會為災異之流高者溺於談性命而支離放蕩為虛無之歸至我朝程子蓋深病焉於是作傳以明之

一掃諸儒之陋見而專即日用事物之著發明人心天理之實奥旨宏綱昭然在目視孔子所發又加詳且明焉學者於是始知易爲人事切近之書而云爲踐履可以無所往而不在是也然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理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内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于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

泯一於理義而不及乎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此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原之所自來一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缺為智巧之私又缺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缺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為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

道之盛於此無餘緼矣學者當因是書各就四聖一賢本義稍詳果能知其因時設教所以爲心者蓋並行而不相悖然後於易學可進而易書之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始可與提綱張目徧觀而盡識至所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其根原脈絡歸宿皆由是其可通乎

原旨

列禦寇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

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此異端之說非儒者之所宜言自唐孔氏引之爲疏義而後之學易者遂祖之吁是豈羲文周孔四聖之旨哉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本就陰陽而取名以陰陽交錯而理流行不容以一定拘故以易命之其爲字從日從月亦陰陽之謂也而其所以爲義則代換變易之稱即生生之謂者不惟天地造化之爲

然而在書之爲蓍卦辭義及人事之理莫不皆然也今
以造化而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子月六陰極而退於上也而
一陽復生於下焉午月六陽極而退於上也而一陰復
生於下焉晝陽之盛也而陰已生於午焉夜陰之盛也
而陽已生於子焉其代換有如此者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自春而夏夏而
秋秋而冬冬而復春一闢一闔一消一息循環而無端

周流而不窮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者是也在書之所謂卦者而言自一奇一耦而爲兩儀加倍而爲四象又加倍而爲八卦又加倍而爲六十四卦陽奇交乎陰陰耦交乎陽互相參錯而成其代換有如此者自乾至泰由一乾而變自履至臨由一兌而變自同人至明夷由一離而變自无妄至復由一震而變自姤至升由一巽而變自訟至師由一坎而變自遯至謙由一艮而變自否至坤由一坤而變其變

化有如此者即所謂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隂陽而立卦者是也以蓍而言自一變所歸有奇耦而爲兩儀自三變奇耦有多少而爲四象至十八變而後卦成則亦不外乎四十九策更互分合往來而爲之其代換有如此者或得一爻而變或得二爻而變或得三爻而變或得四爻而變或得五爻而變或得六爻而變六十四卦能變之所之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是也以辭義而言或剛上而柔下盡或柔上而剛下咸

或內健而外順泰或內柔而外剛否或柔進而上行鼎或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无妄或柔外而文剛或剛上而文柔賁其代換有如此者卦各隨時爲義不同如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則其進爲亨吉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則其進爲不利而六爻於其中又各隨位取義不一如泰之初九羣陽始進則拔茅茹征吉九二以剛中爲立信任則治泰之道得尚于中行九三泰將極而過乎中則以艱貞爲戒六四泰已極而入乎陰類

則以翩翩其鄰爲警六五爲泰主能任九二成治泰之功則有帝乙歸妹之祉上六泰極而復否則有城復于隍之吝凡卦爻之例皆然其變換有如此者即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者是也在人事之理而廣推之凡日用動静語默屈伸進退大小粗精隱顯等類應一切相對待者皆莫不各有陰陽分屬如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者屬陽已判者屬陰二端常相因相禪而無窮雖極千條萬緒之不齊而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參錯於

其間惟當與之相爲流通爾方其成已爲仁成物爲智則仁主内而智主外矣及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則又智主内而仁主外焉方其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則義主先而禮主後矣及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則又禮主先而義主後焉其代换有如此者當揖遜則揖遜當征伐則征伐當與賢則與賢當與子則與子在禹稷之地則當出在顔子之地則當處在曾子之地則當去在子思之地則當守在三仁之地當去者去當奴者奴當

死者死在孔子之地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於鄉黨則當恂恂於朝廷則當便便與上大夫言則當誾誾與下大夫言則當侃侃而皆不可以一律定焉其變化有如此者即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者是也而總皆不離乎陰陽之所爲也此聖人於繫辭傳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所以取造化陰陽之實與卦爻無二

致也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所以即卦爻陰陽之旨與天地人同一揆也故莊周謂易以道陰陽亦窺見乎此矣然合而言之所謂太極者常流行通貫皆無不在焉在造化則陰陽二氣之中各具一太極在書則六十四卦之中每象每爻亦各具一太極也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變亦各具一太極也在人事千條萬緒之中無小無大又無不各具一太極也即所謂易有太極及三極之道也

故占者於此必各隨卦爻陰陽奇偶與太極周流以決吉凶悔吝之幾而不滯於一隅如程子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聖人有聖人之用賢人有賢人之用衆人有衆人之用學者有學者之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若拘於一則三百八十四爻但爲三百八十四事而止也在學者之學易必平心以觀其象而玩其辭如筮者之筮事每虛心以觀其變而玩其占於逐位之下視陰陽消息盈虛以察其所值之時又於逐爻之中視剛

柔進退偏正以效其所主之義使萬理粲然一定如森如列脈絡不亂而分毫不差然後能體之在我而動靜無非易於寂然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爲一本而渾然太極之全體常昭融於方寸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爲萬殊而縱橫曲直莫非太極大用之所流行又何有一物之不會于極哉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至是則羲文周孔之傳始知其真不吾欺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象傳之辭夫子所以釋伏羲之卦象也夫乾六畫純陽上下皆乾爲重乾之卦陽之性健其成象之大者曰天天一而已何以見其爲重義蓋天行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之一周今以行而言則見其日日一周若重復之象焉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天行之象而必自強不息者何也此正夫子示人以體道之要而非姑爲是區區之法也蓋是道流行乎天地之

間亘古窮今無一息之停凡天之所以爲天運行旋轉終古而無息者乃與道爲體也故盈乎天地之間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星辰之回旋風雷之鼓舞木生而不窮水流而不息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凡大化流行循環而無端者皆與道爲體也而其在人則總會於吾心天理本體亦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故孩童之良知良能無不愛敬

見赤子入井者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見牛觳觫則爲之不忍嘑爾蹴爾之與行道乞人皆有所不屑是雖於窮凶縱欲昏迷陷溺之極而所謂降衷秉彛亦終有不可得而殄滅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爲能全體之而無一息間斷故仁則徹終始皆仁而無一息之不仁義則徹終始皆義而無一息之不義禮智則徹終始純乎禮智而無一息之不禮智此正所謂至誠無息之地配天悠久無疆之境而詠文王之詩者有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又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是文王正有以全體乎此而與天相爲不已也古之聖人莫不皆然堯舜之所以兢業禹之所以克勤湯之所以日新又新武王所以終身佩服丹書敬勝怠之訓周公所以拳拳於無逸之書皆以此也吾夫子於此素行尤爲與天無間其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其天行之健雖欲已而有所不能已

也蓋嘗於川上發不舍晝夜一節以示人已爲精切矣今此適贊重乾之象有契於其中是安得不爲學者一言哉夫道體本無窮天德本無疆聖心本不已在君子誠不可不深有以體之而自强不息也一事之不强則天德便息於一事之下一刻之不强則天理便息于一刻之中私事之一萌則天理即爲私意息而不能以自强矣人欲之一間則天理即爲人欲息而不復以自强矣夫惟卓然有清明剛健之資者既能致知至極有以

見夫道體之所以然又能克己淨盡無以害乎天德之所本然則將見志氣日强俛焉日有孜孜不能以自息如顔子之惟見其進未見其止矣雖然其所以爲存養之要者又在主敬而爲省察之要者又在謹獨蓋敬者貫動靜一終始之功天理之所以生生而獨者又幾微方動而未形之初於是而不謹則私欲行而天理爲之間斷矣此又學者所當盡心也

北溪大全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

宋 陳淳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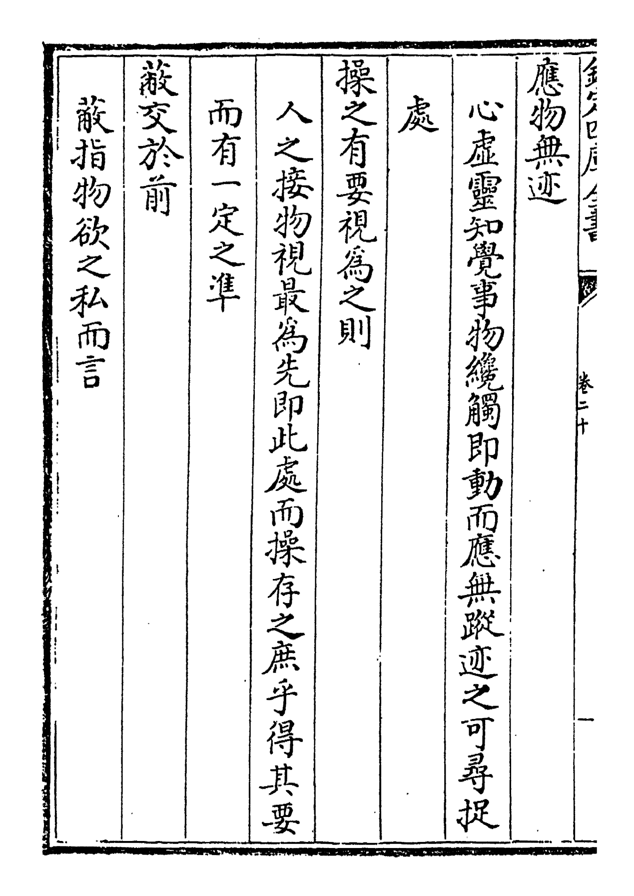
解義

視箴解

心兮本虚

心之爲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

亦未嘗有形狀也



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為先即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

蔽交於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

則心體逐之而去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久而誠矣

誠者真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真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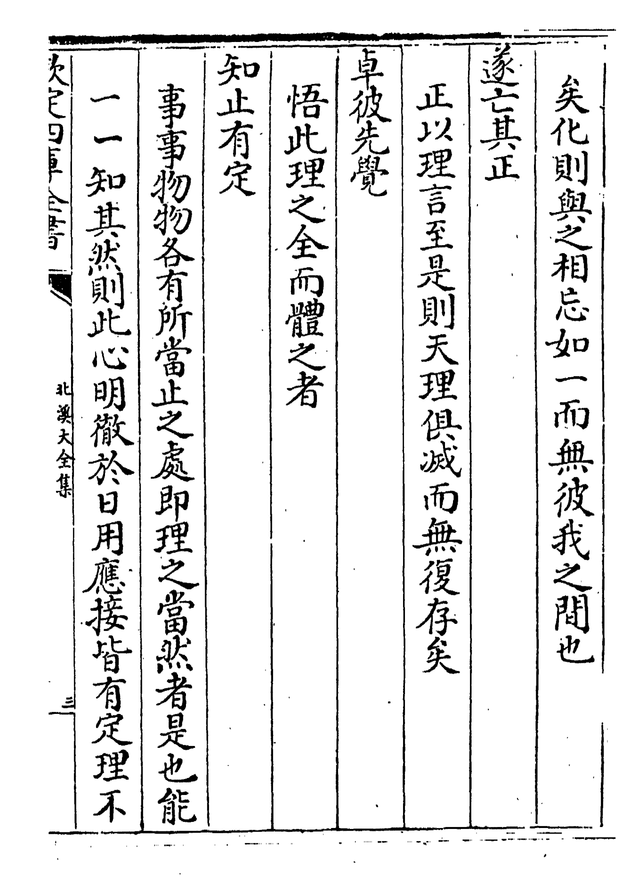
聽箴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於天之所賦而人受之以爲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


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即理之當然者是也能
一一知其然則此心明徹於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

爲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於心者徹表裏一於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

非禮勿聽

總結之

言箴解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一念之動於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聲之而後見於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爲也故必禁之

内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内靜外不妄

則內專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係在樞弩之張弛所係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興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己肆物忤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

復靜之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

專之云

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格言

欽哉訓辭

欽謂敬謹其出而無躁妄也

動箴解

哲人知幾

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理明能燭於其先

誠之於思

於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間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厲行

見於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於有行

守之於爲

爲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

亦中理而無過舉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

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此正

舜跖二路之所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

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于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即其止於至善之地者也

敬齋箴解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謂早起時主敬

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謂未有事靜坐時主敬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

謂有所舉動時主敬

出門如賓

謂近接物時主敬

承事如祭

謂已應事時主敬

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戰戰謂恐懼如敬於見賓之貌兢兢謂戒謹如敬於

奉祭之貌

守口如瓶

謂欲有言時主敬無妄泄也

防意如城

謂欲有意時主敬無輕動也

洞洞屬屬毋敢或輕

洞洞謂質慤敬於言之貌屬屬謂專一敬於意之貌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謂心方對事時主敬無別走作也

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

謂心既寓事時主敬只專在一事上也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謂動而應事時主乎敬則外正矣靜而無事時主乎

敬則内正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

須臾以時言謂少刻有間斷不敬則大病從此萌蘖

而私欲乘隙叢生矣

不火而熱

謂此心方熾於物欲之境惡念狂燥不可制其熱有甚於火也

不冰而寒

謂此心既沉於物欲之下善端凝涸無復萌其寒有甚於冰也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毫釐以事言謂纖微有差失不敬則大繆從此胚胎

而俯仰戴履變亂矣

三綱既淪

三綱見白虎通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謂一

快已欲而不復知有人道之大經也

九法亦斁

九法即洪範九疇謂一便已私而不復顧先王之大

法矣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謂主敬之功爲甚密當常存諸念而自力也

謂不敬之害爲甚大當常切諸心而致警也

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辨論

程吕言仁之辨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應認得爲己句）（應莫非己句）

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應何所不至句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主意

呂氏克己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主意胡爲不仁我則有己主意立己與物私爲町畦詳言己意勝心有己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驕吝即有己意謂吝則守己太固不能與物同體驕則好勝於己不

肯與物同體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已與物敵安取厥餘已既克之皇皇四達無已了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至此則同作一體矣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皆切吾身同作一體內事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有己封閉縮如蝸試於清夜深思省此空想像時剖破藩籬即大家即八荒在我闥意

此二段大概甚相似而實不同蓋程子主意以天理周流無間者為仁若手足痿痺則為不仁吕氏主意以與物同體處為仁若有己則為不仁惟其大綱所主既異故其詞語曲折往往不能相合如程子所謂萬物為一體者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吕氏則實欲以己與物混同作一个體程子視物若屬於己之切必推吾之所欲者流行貫注於物吕氏則欲以己就於物而合之必與之大同而無彼我之間吕氏所謂痒

痌疾痛皆切吾身者亦即是程子認得爲己何所不至之意但程子認得爲己相關之切則施之無所不貫故其歸宿在下面己欲立達而立達人皆是天理流行之實事吕氏克去有己不與物立敵則天下各歸吾仁中方相關如此之切然其實天下豈能皆歸吾仁中不過只是空想像个仁中大抵氣象如此爾是豈孔顏當日授受精微之本旨哉然則程子於仁體立而用行在我者有所統攝而仁在内吕氏於仁

不免有兼愛之蔽在我者皆無所統攝而仁在外所謂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也

張呂言仁之辨

或曰呂氏克己銘豈非張子西銘之意乎曰呂氏之説蓋本張子之意而差者也西銘之書明道以爲乃仁之體此亦只是言其理之一而已矣蓋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父乾母坤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同得天地之帥以爲性此其理固一也而君臣民物親疎貴賤之有等

則其分未嘗不殊也故君子處乎中者必遏人欲循天理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立其本然後流行是理而充之天下推吾親親以仁民愛物以吾之長長者及人之長以吾之幼幼者及人之幼使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莫不各有以遂其分焉是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一統之中自有萬殊而不流於兼愛之蔽雖人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萬殊之中莫非一貫而不牿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是固所以為仁之體而義之用

存焉故伊川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若呂氏者以與物同體處爲仁必克去有己不與物立敵直以己與物實混同作一个體只於清夜一思省之間便剖破藩籬作一大家洞然八荒皆在我闥混天下同歸吾仁中既無差等之辨又無天理周流之實其爲仁工夫蓋甚疎闊於我殊無主宰是豈西銘之旨哉呂氏親炙張子而其差若是然則見理不可以不真而立言不可以不謹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一

宋　陳淳　撰

辨論

太玄辨

太玄本為擬易而作也其文祭之易緯以序卦氣准之太初歷以考星度蓋少雜乎書而不純於易密於數而道則未也夫易以八為數而玄以九為數易數始於一

一重之而為二二重之而為四四重之而為八八重之至於六十四而八八之數立焉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玄數始於一一轉之而為三三轉之而為九九轉之而為二十七二十七轉之而為八十一而九九之數具焉故自一元分而為天地人之三方方各有三州三其三方而為九州州各有三部三其九州而為二十七部部各有三家三其二十七部而為八十一家易以六畫成卦而玄擬以方

州部家之四位四位立而首成焉自中至事為天元二十七自更至昆為地元二十七自減至養為人元二十七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首以擬易之六十四卦首下有辭以擬卦之彖首為有九賛以擬卦之六爻九其八十一首則為七百二十九賛賛下有測以擬爻之象為七百二十九測測賛之外又有元衝以擬序卦元錯以擬雜卦元數以擬說卦元攡元瑩元捝元圖元告以擬上下繫至於筮策又以擬易之大衍虛其一而用四十

有九玄則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積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而玄則以天數十有八地數十有八合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以當一歳之日積爲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配萬物之數大衍揲以四而玄則揲以三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玄則以七八九六定四位而别休咎與夫三摹之擬三索三表之擬四象一一與易

相准而猶以為未也何氏易緯稽覽創為卦氣之説以為起於中孚而終於頤六十卦別以坎離震兊四卦各主一方卦中二十四爻各主一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為八十分合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為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以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十之一之數而玄則又從而衆之始於中首以配中孚而終於養首以配

頤凡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首以二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又增踦嬴二贊

闕

數以天之太初上九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闕

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而玄則又從而准之始於中首冬至之節初一日起牽牛一度而終於養首之上九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為一歲十九歲

為一章二十七章凡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八十一章則三會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于凡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則閏分盡一會則月食盡一統則朔分盡一元則六甲盡與太初歷相應是玄之為數密矣然密於其數而道則未也吾觀其書有如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循環無間之義似亦察矣然

於元攡有曰其上也垂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蕆廣也包眇其道游冥而挹盈又曰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又未能根極乎理義之大本而不免乎老墨之指歸于易之宏綱大義亦何所發明哉况乎以周配復以戾配睽以上配升以差配小過以童配蒙以增配益以達配泰以從配隨以進配晉以釋配解以樂配豫以爭配訟以更配革以斷配夬以裝配旅以衆配師

以親配比以臧配大有以居配家人以竈配鼎以大配豐以逃配遯以永配常以度配節以減配損以聚配萃以飾配賁以視配觀以晦配明夷以窮配困以割配剥以止配艮以成配既濟以失配大過以難配蹇以養配頤徒區區為字訓之模倣而復㧑㧑于句法之循襲易曰幽贊神明而生蓍而玄則曰昆侖天地而產著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而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易曰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

而玄則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而玄則曰天宙然示人神地他然示人明易之元亨利正萬化之原也故君子行此四者曰乾元亨利正而玄配之以君子行此五者曰罔直蒙酋冥愚不知罔直蒙酋冥於元亨利正之義何得哉易之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本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玄配之以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横表人之行曰晦

與明愚不知縱横晦明於剛柔仁義之㫖何有哉其他效為天為圜等語則有為雷為鼓之辭效革去故鼎取新等語則有更造新常因故之説效十三卦所取則有衣裳圭璧挒擬之論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而於易道初無一補前不足以發往聖之心而後不足以開来哲之耳目于思氏之中庸孟軻氏之七篇所以與堯孔心傳千載若合符契者何嘗必為如是之配倣哉抑又多為誇張自賛之語曰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惟

玄乎又曰曉天下之瞑瞑瑩天下之晦晦者惟玄乎又曰夫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開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絶人眇矣殊非聖賢氣象此當時如劉歆者所以有空自苦覆醬瓿之譏而近世如東坡如伊川所以謂其道不足取與屋上架屋之誚是雖侯芭之受桓譚之傳張衡比之五經陸績推之為聖人宋衷之訓詁范望之解釋王涯之纂述司馬温公之作書與擬類皆隨己之好而終不足以厭服千萬世學者同然之見也

潛虛論

潛虛本爲擬玄而作也玄之數九而虛之數十九九者取三才相乘之數而十者取五行生成之數也温公之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其爲書也有氣體性名行命之别其意蓋曰萬物之始未有兆朕之謂虛此即一元之未形所以表是而出之以爲物之祖以擬玄之所以爲玄而命其書曰虛自天一生水於北而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於南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於東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於西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於中而地十成之於是乎五行之氣流行乎天地之閒故虛于水之一則命之曰原而六則命之曰委火之二則命之曰熒而七則命之曰焱木之三則命之曰本而八則命之曰末金之四則命之曰丱而九則命之曰刃土之五則命之曰基而十則命之曰冢自有是五行之氣也而後生萬物而爲之體故虛以是一原二熒三本四丱五基

與夫六委七猋八末九刃十家者隨其序迭分左右而
偶之自上一次二而下至於十等為五十五體以應王
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人之象而周五行生成五十有
五之數自夫物之有是體也而後性具於其中隨其體
而有純駁之不齊故虛於五生數偶五生數曰水火木
金土而為生純之性五於五成數偶五成數亦曰水火
木金土而為成純之性五十純之外其次降一則自二
至六偶五生數自七至一偶五成數皆曰火木金土水

又其次降二則自三至七偶五生數自八至二偶五成數皆曰木金土水火又其次降三則自四至八偶五生數自九至三偶五成數皆曰金土水火木又其次降四則自五至九偶五生數自十至四偶五成數皆曰土水火木金合四降有四十是為生成之錯最後於五生數偶五生數復得水火木金土之序是為五配之性以合五十有五體而性備矣自夫物之有是性也而後為之名以别之故虛于一與一偶則名之曰元以為物之始

而中於齊終於餘謂元衰齊散餘五者形之運也自是而次柔剛雍昧昭則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觀則動之官也繇懠得懼眈則情之詠也冄卻庸妥靈則事之變也訒宜忱喆戛則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則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則國之紀也禋準資賓戒則政之務也斅乂積育聲則功之具也興痛泯造隆則業之著也凡五十五名秩然有序於是乎又為之行以文之凡五十五行行下有辭以述行之意自初至上凡七變變下有解以

釋變之義于是乎又為著法以占之以五行相乘五其五為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三其二十五為七十五策虛其五而用七十揲之以十而觀其餘以斷吉凶元齊餘三行無變皆不占其他五十二行初上亦不占而惟占其中之五變然後以俟命焉氣體性名行命備而書以全雖若別為一家而大概與玄相準虛之二數之相偶則以擬玄之四位之迭畫虛之五十五行則以擬玄之八十一首虛之七變則以擬玄之九贊虛之七解則

以擬玄之九測虛之虛五則以擬玄之虛三虛之揲十則以擬玄之揲七玄以冬至之氣始於中而虛則以冬至之氣始於元玄有七百二十九贊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又有踦贏之贊二虛則有三百六十四變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而又有元齊餘不變之行三玄以後世有子雲者必好玄虛亦以後世有君實者必好虛一一模倣要之俱不足以有補于易是亦工于其數而道則未也夫性者人所稟于天以生之理蓋生生之

所以為主而非氣形而下者今其言曰體以受性又曰形然後性則性在於氣形之後矣性之本體純粹至善萬物一原而非有不齊之品也今其言以柔剛雍昧昭為性之分則是止論氣之稟而非性之謂矣其學已不識大本而其他又多為艱奧之辭以文淺近之理而所謂虛者即不能免乎老氏之歸於聖賢之心傳大義要旨亦將何所發明哉胡不移是心以講明羲文周孔之易上以發前蘊中以洗吾心而下以開後學胡為亦

區區空自苦而復效雄之贅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

宋 陳淳 撰

書

答廖師子晦一

某前者與點說拜呈伏承批誨詳委甚荷警策之勤然愚意更有欲講者敢一披露以求正誨竊謂此章之旨未可容易讀過夫子所以喟然發歎而深與者是豈淺

淺見解學者須看得表裏淨盡方有實益程子以點為已見大意有堯舜氣象而與夫子老安少懐使萬物莫不各遂其性之志同此其為義已精且備但其言引而不發如集注乃是即程子之意而發明之其緊要却只在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之妙句上此正是就根源說来而志之所以然者可謂至精實至明白矣會得此意則曾點氣象洒落從容優為堯舜事業方識得端的落著不是鑿空杜撰而夫子所以深與程子所以發

明并三子所不及之旨並洞見底裏會同一源但此意
乍看亦甚微而難著某自三四年前已略窺一線而口
筆屢形容不出至丙辰秋因感嚴説大故遺闕忽躍如
於中遂發此一段以記之只是推廣程子及集注之意
而不敢有加焉似覺如水到船浮不至甚有慳澁處而
夫子曾點當日之意味亦覺洋洋如在目前以是自信
常存於中而日用應接亦覺有洒然得力處多所以奉
而質諸長者今承来教縷縷大槩排抑根原底意而深

主嚴說似於集注未合夫所謂根原來底意是以天理言之看理至於知天始定此亦不過下學中致知格物一節事而所致所格者要有歸著至到云耳蓋致知力行正學者並進之功真能知則真能行知行俱到正所以為上達實見之地自不相妨恐未可偏抑而但如來教只務理會此不必理會彼而彼自在裏許忽然自達恐差之多也如嚴說者全篇大旨只謂直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又曰素其位而行不

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又曰須自所樂中出方做得聖賢事業此只說得集注所謂洒落從容以下底意乃涵養成後之效也其所以如此者端由向前有造理之功洞見得天理流行日用間無處不是故涵泳乎其中即身見在便是樂地更無他念耳以此意推廣之何處不是此理之妙何處不是此理之樂故雖堯舜事業巍巍蕩蕩其作處亦不過只順他天理對時育物如此而已此意思一同所以謂可優為之言此底即是做彼底

樣爾竊謂此意味甚博洽此義甚縝密最是聖賢喫緊處若無此則㝠然養个甚而亦安能恁地清明自得從容洒落所樂樂个甚而於聖賢事業亦將從何處有縫罅可入手哉嚴說正闕此愚所以不敢依阿徇情而有向前根原說不著之斷亦何嫌于分別恐不得一衮以道徹上下貫本末為此彼此各是一義也理在事中理形而上事形而下三子只見物不見理嚴說未說到理鄙說正所以發明點於日用事物上見得件件都是理

於形而下處見得一一都是形而上之妙又非語上遺下語理遺物之謂也況嚴說又全無下學次第如來教所謂與堯舜有天下不與者無間惟此一條云者正與嚴說同聖人所與之意決不徒然止此若但止此則意滯而不圓非惟不徹古人心而於自身又無受用實益其不駸駸成謝事去流入佛老者鮮矣所謂塗人為禹者義又不同亦不得引以為喻也若必論端的成個堯舜巍巍蕩蕩之功此須窮神知化盛德之至有綏斯來

動斯和底手段方能其中多少事在雖顔子亦未可快許而况於㸃乎至所謂虚見實不同而下叙顔曾所以為實見及以㸃無顔曾之功而君子欲訥言敏行行逺必自邇登髙必自卑者極善極善此則日用不可少歇工夫而鄙説亦略具於篇末矣講之不厭其詳也三復讐竦當切銘佩然亦當知下學中知與行齊頭並進如前之云不但偏靠於行而忽造實見地也區區欲長者詳其是非底裏而正之辭不覺繁千萬乞賜斤砭瞻仰

函丈豈勝馳情

答廖師子晦二

伏承録示先師别紙議論捧讀載四追感嚴訓何感如之嗚呼自今無復得此矣且此篇所謂日用間别有一物光輝流轉最説得病痛緊切乃初學之通患如自原此理之所自来而下至便是理會此事處又最是説道理工夫切要處所謂徹上徹下緊容之功便只在此向来攷亭之誨無不諄諄此意深嫌人説顔樂與點深惡

人虚説天理人慾每每令就實事上理會今提出來發得又益親切明白即此便見得聖賢之學甚實師門所傳甚正而異端虚無之説真如捕風繫影不足以為教矣某平日亦未嘗不如此體悉未嘗輒於日用外别立意見與實事不相干畢竟淺學未能徧觀盡識所以未能全契夫道理豈容易自以為是且如萬事須從一理會至百百理會至千一千理會至十千乃於萬事得為透徹縱待理會得九千九百猶有一百未諳底裏便欲

去通論他萬物亦恐或虛說妄斷况淺學於萬分中果能窺得幾何宜其往往有病痛在不逃師鑒既苛指摘只當銘諸心腑懇懇常切加工凜凜常防差過乃爲庶幾耳大抵許多合做底道理散在事物而總會於吾心離心而論事則事無本離事而論理則理爲虛須于人心之中日用事物之際見得所合做底便只是此理一一有去處乃爲實見所合做底做得恰好乃爲實踐即此實見無復差迷便是擇善即此實踐更能耐久便是

固執即此所合做底分來便成中正仁義即此所合做底見定淺深輕重便是日用枝葉即此所合做底淺深輕重元有自然條理縫罅非由人力安排便是天命根原講此要明為學問存此勿害為涵養大槩只如此而已更不須枉去別求玄妙奇特也如來教別紙問目中分根原學問為二事此最大病先師指破已明白無可說然詳來意終是未平于根原之論如謂識得根原合下底大意未是奇特須如先生所云擇善固執中正仁

義凡合做底道理一一實踐方有向進工夫此只指根原別作一種玄妙奇特在日用事物之外與擇善固執中正仁義凡合做底道理不相干切恐依舊墮在先師所説病痛中依舊是日用間別有一物依舊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在應事之外與學問為二事轉見刻畫支離未有和平之益而尤非愚者向来區區之本旨也来教博文約禮之説愚見竊謂博文只是窮此合做底道理于事物而無所遺約禮只是會此合做底道理于身

心而無所放二者實相關為一統如所謂擇乎中庸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者乃博文之功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所謂知之未嘗復行者乃約禮之事又如克己復禮則請問其目乃博文之屬請事斯語乃約禮之屬初非判然不相交涉而其所謂中庸所謂善所謂復禮其實又只是所合做底道理也別紙又謂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說持守此說固然然亦須知韓公只是優于彼而欠于此

爾不可謂只就身心上講說持守更不必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便自能了得治國平天下也所答死生精潔明快甚省發人最宜玩味祭文極荷點竄然金聲玉振之說乃假借以形容先師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所以接上文論學而云竊謂正使得著非孟子所以形容孔子全德之謂也言雖同而旨有異青藍寒氷異色而同根異氣而同源此亦猶賢於堯舜之意乃以立教之功言所以以倍功之語承之非謂其道之有優劣也遊其

門者莫繼其志指當時見知者言誦其書者莫追其蹤指後來聞知者言皆非敢貶剝前輩欲直辭以見程子之後莫有正得其傳而獨吾先師得其宗亦不容於婉遜也然此等皆非容諸生私斷自有萬世公論在若根本之立此乃先師大有警策之辭首尾一套相關非褒揚之語然既蒙摘出有涉嫌疑不必道亦可也愚竊所病者淺陋口筆不相應一時姑少叙其哀慕之情大槩亦然而亦煞有形容不出處吾長者乃過稱之豈勝負

愧相望懸隔有所懷疑不敢不請質然區區尺楮終不盡意何時還過湫里得面承謦誨數日之欵何啻萬幸未間向仰函丈豈勝馳情

答廖師子晦三

某特蒙惠易本義及卦圖大學議論甚荷誨督不棄銘佩何已某向者庚申春首自考亭傳本義来前列諸圖如伏羲八卦方位乾一在左方之上兌二次之離三又次之而震四居其下巽五居右方之上坎六次之艮七

又次之而坤八卦其下與今所刊本義正同但其中無太極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左自乾一至震四右自巽五至坤八亦依前八卦方位而正南之中注夏至午中正北之中注冬至子中正東之中注春分卯中正西之中注秋分酉中外無六十四卦名而内為方圖與啓蒙全同竊謂此為定本更不可易今不必證諸他只以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畫為圓圖則太極渾然居中陽儀象居左陰儀象居右而八經卦粲然不

待人力安排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然列於左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然列於右又因而重之八位之上各序以八為六十四如幹生枝而幹體豈移玩其象則重乾居南晝午中為陽極而姤之一陰又接生於中為夏至重坤居北晝子中為陰極而復之一陽又接生于中為冬至皆自然與造化契合非是伏羲私巧撰造若校之啟蒙八卦圖以乾一居正南坤八居正北則為蹉進了只做得八重卦方位而亦少偏不甚全正恐昔日攷

之末精而今不從之若今所刊本義六十四卦方位以乾一八卦居東南兊二八卦居正東又蹉退了不合自然之位且以復居北之初隅姤居南之初隅則是十一月節氣便為冬至而五月節氣便為夏至矣又無方布與圖後說不相應為悞無疑書坊所貨六經圖有先天象圖位次恰如此注出康節未必果康節胡本其出此歟後别換一版者位次却是而亦少有未當如其中方布無卦名亦可以證圓布之不必注卦名其八卦界處

須有小竪畫以別之又須注乾一允二等字於本位之中及冬至子中等語於本方之中一如啟蒙乃善大學之疑只須平心熟玩本文之意所謂知止至能得二段只是因上文止於至善一語而推明其所以然也知止是知其至善所當止之地能得是得其至善所當止之地而實止之也自知止至能得只是一事地步相去非甚相懸只如知命至耳順知至至意誠之類定靜安慮四節只是就此一事中間細破非如心正身修家齊國

治等界限功夫之為濶也止以物言是事物所當止之地便即所謂至善處定以理言物既知所止則方寸之閒皆有定理而無他矣有字亦有力是我有之也靜以心言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凡外物皆無以動之而能靜矣安以身言心既能靜則身之所處無入而不自得樂約夷險皆無所擇而能安矣慮以應于事而言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精于慮而不錯亂矣得以實乎

已而言事既能慮則動必中節而所當止之地所謂至善處吾乃實得而止之不移矣其間名義若相類而界限所辨則甚明主意各有屬而次序所續則甚密雖其言專為止於至善而發而實所以推原上文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必知明明德之所當止如是而后能得所止新民者之止於至善必知新民之所當止如是而后能得所止故下文又所以詳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即所以明明德之條目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即所以

新民之條目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所當止之地自誠意至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所當止之地而止之也至於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到知果至而無一知之不盡則於天下之事凡為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由是而往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修而無一物之或偏則明明德者之得止於至善有以為斯民之凖矣家極其齊而無一儀之或忒國極其治而無一事之或僨天下

極其平而無一民之失所則新民者之得止於至善有以著明明徳之效矣前後脈絡相貫分明如此則此一段者實一篇之總攝今若不紬繹此脈絡而必欲與後段牽聯配合為一例求之則有不通者矣如来書謂知止是知至之事固也謂有定是意誠之事則定以見理之不易而言誠以發意之無妄而言自不侔矣又注意既實則事有定理亦恐可疑葢事有定理而後意必實意實則理益定非意實而后有定理也謂能静是心正

之事則靜止於不為物動而已而正則體用明達也謂能安是身脩之事則安止于處不擇地而已而脩則克治粹容也曰誠曰正曰脩蓋皆以全體言之而曰定曰靜曰安乃是發明一義云爾謂能慮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不管矣能得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各得其所止矣夫齊家治國平天下固當研諸慮然日用萬事皆然而近或不審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固各得所止然特新民之止而内有所遺也要之非本文之旨牽強未合貫

力纔究轉湊合得只是拗理義以就經文而不因經文以發理義殊乏怡然氣象昔日先生最嫌人如此而讀書要在理會裏面大義精蘊亦初不在於此來書又謂傳釋知止只指君臣父子國人交之所止而不及其他此姑舉其凡例而非謂至善只在此也章句因謂推類以盡其餘乃所以足其義矣大抵凡天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所當止之處所當止者非他只是事物中一箇恰好不易處大如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之類

小如坐如尸如尸即坐之所當止立如齊如齊即立之所當止又如足容之重手容之恭視之思明聽之思聰等類皆是一事中所當止而即所謂至善處但總而言之必如文王之緝熈敬止無非至善然後為得其全必如淇澳之瑟僴赫喧終不可諼與烈文之没世不忘然後為造其極爾若疑傳於知止能得段無釋義則或問固已言之古人釋經取其略未必如是之屑屑而有闕文則又安知非本有而并失之耶然究而言之則意亦

具於三章矣臆見如此更願高明訂之

辨林一之動靜書

動中如何有靜靜中如何有動此理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今就人心日用言則事物未感者靜也而知覺不昧則靜中之動也此復之所以雷在地中而見天地之心也事物既應者動也而各止其所則動中之靜也此艮之所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靜中之動即直内之敬也動中之靜即方外之義也不敬則其靜也淪于死物

而無以存夫動之體不義則其動也與物俱靡而無以達夫靜之用敬義夾持間不容髪然後吾心之靈周流該貫而無所偏其靜也昭然而未嘗不動其動也肅然而未嘗不靜常有以為一身之主而日用間莫非寂然感通之妙矣如尊見所論動靜大槩亦不相遠但辭意有未完瑩而其言不及心又覺無主統而於我似不相關所舉總論之語恐亦不必然却覺於動靜之正意有不切而依然枝蔓牽合之病也至于以無極而太極為

人生而静以上事自原頭論固不容有異理然其名義亦各有攸主恐不若隨處體察為有力也蓋太極者天地萬物所同然之理至極無以加之名而為萬化之所總會而取準者也語其精則極天下之至精而無有以過其精語其神則極天下之至神而無有以過其神所謂無極云者則又以是理之至極而實無形象方所之可究極指定爾具於天地萬物未形之先而立於天地萬物已形之後行乎天地萬物流形之内而超乎天地

萬物有形之表故自其沖漠無眹而已渾淪完具則謂之無極而太極自其渾淪完具而固沖漠無眹則謂之太極本無極此徹上徹下之道處處皆圓而在在皆足非有動靜之間而可以一所囿之也周子首無極太極一語於圖之端者蓋方統原天地萬物根原之所自来辭意平正非偏指人而言而亦非謂止此一截是也如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則是專就人言其自形既賦生以往至情未感物之初人欲未萌未有物以

間之渾是天命之全爾明道先生於此更從而精之謂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是又欲即人生分上别出氣質而說天理也葢情即理也因生稟得名而不離乎氣也然其初全未感物則氣未有之此理本體尚渾淪完具凝然不動未為氣質所牽尚未有隙罅走失純是天命之真漠無形眹故亦未容易以性字說才立性字便涉生稟而牽滞於氣不能洒然於氣質之外端的說得天命本然之真也以上云者亦只謂自未感物以前至於

已有生之始云云爾一從上說来一從下說去皆重在静字其中實無異旨但樂記主於未有人欲之汨而明道主於不雜氣為言爾皆非離人而言天別說未生以前事也今若以此中所具渾然為人心太極之全體則可若直指此統為無極太極所在則失之截定非惟天地萬物所公共者偏囿於人之軀而其一於静而不該動便與向後覺無交涉而墮在有形象方所域矣恐又牵合糊塗之未免也抑樂記下文所謂感者則對静而

言也所謂欲者則對性而言也言其既感物而動則人欲於是乎萌雖性亦未甞泯而不得全謂天命之本然矣故只曰性之欲也明道下文所舉易語乃借其陰陽變化者而就人言之所謂繼者則對靜而言也所謂善者則對性而言也所謂凡人說性者則對不容說而言也言其繼此方感而動則氣已行而天理流出所謂善之端倪因有可尋所可容說者止此而已然已非天命本然真一之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若太極則其動

也亦渾然於動之中其靜也亦渾然於靜之中自天地言則天地一太極自萬物言則萬物又各一太極合天地萬物言之則體統惟一太極專就人言則人心全體一太極也散於日用則千條萬緒又莫不確然各有一定不易之則天然森布不容人安排是又各具一太極也無適而非太極亦無適而非無極未應不為先已應不為後合不見其餘散不見其欠活潑潑地略無一毫凝滯倚著之意可影可像是果得而截定也哉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二